

白氏長慶集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一

詩賦 凡十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汎渭賦 并序

傷遠行賦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憲中列遠岫詩

省試性習相近遠賦

玉水記方流詩

求玄珠賦

漢高帝斬白蛇賦

大巧若拙賦

雞距筆賦

黑龍飲渭賦

敢諫鼓賦

君子不器賦

賦賦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做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

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
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
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
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
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
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母有爲子以母養
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所以動
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楫在
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

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
梘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
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
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
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
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
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
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
靜亦爲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

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機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汎渭賦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

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閑一身
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朝之理又荷二公
垂特達之恩發於嗟歎流於詠誦于時汎
舟于渭因爲汎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
白雲汎汎渭水上有舟沿兮泝兮愛彼百
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
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
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

之九葉兮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
二紀兮命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爰立四
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
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
才感再遇於知己心慙忤以徘徊登予名
於太常署予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閣有芸
芳菲菲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又不維
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
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目白雲兮

漱清流其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
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雲兮水無
烟遲遲兮明月波澹艷兮棹寅綠日暮兮
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
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
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鳥樂兮
雲際鳴嚶嚶兮飛裔裔魚樂兮泉底鬢撥
撥兮尾漈漈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
泄伊萬物各樂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

致聖於無爲聖致賢於旣濟疑爲和兮聚
五福發爲春兮消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
適當我兮生之代彼鱗蟲兮與羽族咸知
樂而不知惠我爲人兮最靈所以媿賢相
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汎于渭兮詠而歸聊
逍遙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淳梁分微祿以
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

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鄴陽
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岡山險
巖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
涵瘴煙之蒼蒼其中閭其無人唯鷓鴣之
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
况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霍靄兮不見暘
涉泥濘兮僕夫重隄陟崔嵬兮征馬玄黃
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徬徨噫昔我
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

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熒熒兮愁夜長况太
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
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
而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予弟兮侍左右
固就養而無方雖溫清之靡闕詎當我之
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揚惟晝
夜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
夜繚繚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
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

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唯弧矢之用也
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
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
禮無秕稗位有隆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
夫同而鐘鼓戒有以致國用終歲貢使技
癢者出於群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
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

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
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
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
誠心內蘊莊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
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王之彛訓故禮舉而
義立且無聲而有問及夫觀者坐入射者
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
則掌內必取料鵠乃彀中而及雕弧乍滿
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急飛不夜而流星

熠熠其一發也駭若徹札其再中也捲如貫筮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愜群心而踊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溫如酒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正兮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矢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王寧心警而力疲則知善射

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
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
義雖百世而可知

窻中列遠岫詩

天靜秋山好窻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
隔竹蒙籠萬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蒼
攢秀氣綠隳助清風碧愛新晴後明宜反
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以君子之所

慎焉爲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

上成

中書侍郎高郢下試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
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
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
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
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
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

其本謀其始觀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
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反迷塗於騷
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
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
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
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
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
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
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

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
猶一源波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脉
分任吹煦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
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
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
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
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
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爲本
見善而遷觀烟誠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

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
衆心不等猶面如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
將以爲教先

玉水記方流詩以流字爲韻六十

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尹字光灑灑方
折浪悠悠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
搖淺瀨疑月落清流潛潁應傍達藏真豈
上浮玉人如不記淪棄即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
至乎哉玄珠之爲物也淵淵緜緜不知其
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
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剝其心俾損之又損
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無音聽之
則希珠無體搏之則微故以音而求之者
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倏爾去焉將窅冥而
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
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艱失

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劇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龍之睡夫惟不皦不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徙去心虛潛至同夜光之闇投斯乃動爲道樞靜爲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渝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爲其無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強名爲之玄珠名不徒爾喻必有以以不疑滯爲圓以無

瑕疵爲美蓋外明者不若內明之理純白
者不若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
心不在乎水然則願其神保其真雖無脛
求之必臻役其識徇其惑雖沒齒求之不
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
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園
之言可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賊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

英斷提神劍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
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卒能滅強楚降
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瓜割區宇蜂起
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
皆欲定四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既
心闕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往縱徒夜亡
有大蛇兮出山穴亘路傍凝白虹之精彩
被白龍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睛眸施其
電光聳其身形蜿蜿而莫犯舉其首勢矯

矯而靡亢勇夫聞之而挫銳壯士覩之而
摧剛於是行者告于高皇皇帝乃奮布衣
挺干將攘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
咆嘯再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
際蛇方欲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計度
其勢口譟雷霆手操鋒銳凜龍顏而色作
振虎威而聲厲何天之啓神之契舉刃一
揮溘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
者謂我斬白帝於是灑雨血摧霜鱗塗野

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
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
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勅敵必示以乃武
乃文靜災禍不可以不躬不親若夫龍泉
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劍蛇不可斬天威
煌煌神武泱泱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
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
不在大斯劍也三尺之長于以警萬物于
以駭八方曆數既終聞素靈之夜哭嗜欲

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豪傑威振
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
爲家彼討鯨鯢截犀兕未若乎提青蛇而
斬白蛇

大巧若拙賦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闕巧之大者無迹
不可得而知蓋取之於巽授之以隨動而
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
爾乃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心

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
資其自天之端爲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
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旣游藝
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
無所棄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
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
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事亦猶善從政
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
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剖劂自得矜之

能器靡雕鏤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
其因物不改我爲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
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人之
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
器異杞梓材殊罔枉枘以鑿罔破圓爲觚
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審刑方以規模則物
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謂心
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冲大
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木工則知巧在乎

不違天真非勞形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
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爾
之輩聘技而校巧哉

雞距筆賦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
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
合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
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聘能於
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爲鋒

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
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
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
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
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而同故不得兔毫
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
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
染松烟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爲屈鐵
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

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
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
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
摧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
暎赤筦狀紺趾乍舉對紅牋疑錦臆初披
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
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相副
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
草爲號者質陋拆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

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
而化作銀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勃爲良
史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
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
距也如劔如戟可擊可搏將壯我之毫芒
必假爾之鋒鏑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
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
迹落縹囊盛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或書
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辭山

含毫既至握管廻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
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距之下冀得攜於
筆硯之間

黑龍飲渭賦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壘壘之
清流浴彬彬之玄質忽兮下降賁然躍出
首蜿蜒以涌烟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
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効靈於漢日
觀其攸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動靜有儀

晴眸炫燿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
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見時行時止順冬
夏而無乘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易按
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
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默
默以黯黯光璨璨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
屏息覩之者目眴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
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
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

北方拖尾迴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
動素浪之湯湯頓領而碎珠迸落奮髯而
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鱣鮪奔走駭泉室兮
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
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上下度弱
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劍飛
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潛
稟玄甲黯以凝黛文章斐兮褱錦逼而察
也類天馬出水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

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爲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聞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爲盛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諫

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
罪擊之者有時故蹇蹇匪躬道之行也驚
驚不已聲以發之始也土鼓增華蕢桴改
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體道不窕不
擻由巧者之作爲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
考有若坎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
在南山之隈音鏘鏘以鏜鞳響容與以徘徊
徇倣于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人聽七
諍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

於國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遂耳
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
爲用也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政以諧八
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
揮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
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
必有鄰將善旌而並建與謗木而俱陳是
必聞其音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
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

振雖聲氣之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縱抱乎不器之
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
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包權變理蘊通
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
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
能立誠以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
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

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免釐彼子貢
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
之姿是謂非求備者又何足以多之豈如
我順乎通塞含乎語默何用不臧何響不
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雖
應物而不滯終飾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
器任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
夫根溥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
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筭哂

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豈不以神爲玄樞智爲心符全其神則爲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乎哉冥心無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柄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盛矣哉君子斯

焉取斯

賦賦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
於賈馬永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
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信
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瀰衰頌聲凌
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
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爲賦雜用其
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

藝文之倣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
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
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
思飄飄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
窮指趣何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祕思
騁妍詞豈謝二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
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
京師則長楊羽獵之徒胡爲比也景福靈
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先能文爲

主炳如續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
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濩信可以凌礫風騷
超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沐九
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况賦者雅之列頌
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
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關化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一

開化圖書館
Kanzawa Library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二

銘贊箴謠偈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并序

騶虞畫贊并序

貊屏贊并序

畫鵬贊并序

續虞人箴

三謠銘并序

無可柰何

自誨

八漸偈

并序

繡阿彌陀佛贊

并序

繡觀音菩薩

并序

畫水月菩薩贊

續座右銘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
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

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

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
賤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
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
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
岐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
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
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
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騶虞畫贊

并序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
文孫氏瑞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騶
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
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贊之詞云爾

孟山有猛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
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
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

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
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
于嗟乎騶虞

獬屏贊 并序

獬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
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
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
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銜與銅不食他物因
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鍊不食
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
劍戟省用銅鍊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
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鍊爲兵範銅爲佛
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墮
銖銅寸鍊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
嗚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 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

之要毛群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

之要毛群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
鵬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執禽之英黑鵬丁丁鈎綴八爪劔挿六翎
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外不離一日而成
軒然將飛曼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
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
韓肝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
研工覈能較真闕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
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
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
在昔玄宗祖祖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
何以驗之日羿與康會不是誠終然覆亡
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
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歡
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
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

及璟趨出臨死之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
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檠可
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
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
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
甘心

三謠 井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
屏風二時多杖藤而行隱机而坐掩屏而

卧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爲三謠各導其
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謠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
下擁腫而上轉茵楠不楠兮輪不輪天子
建明堂兮旣非梁棟諸侯斲大輅兮材又
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爲几承吾
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朴不枉爾理爾
快快爲几之外無所用爾爾旣不材吾亦

不材胡爲乎人間
徘徊蟠木蟠木
吾與汝
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爲乎
不文不飾不丹不青
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字
張旭之筆迹
邊鸞之花鳥
張藻之松石
吾不令加一點一畫
於其上
欲爾保真而全白
吾於香鑪峯下
置草堂二屏
倚在東西牆
夜如明月入我
室
曉如白雲圍我牀
我心久養浩然氣
亦

欲與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
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綴珠陷鈿怙雲母
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
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
有所施爾今木爲骨兮紙爲面捨吾草堂
欲何之

朱藤謠

朱藤朱藤溫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
以爲杖大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

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送我于澹水登
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跂蹄開中
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
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魍魅吾
獨一身賴爾爲二或水或陸自此徂南泥
黏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爾爲三紫
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
與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踏遍匡廬
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隸子弟良友朋

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既若是通復
何如吾不以常杖待爾爾勿以常人望吾
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
棄爾於斯須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
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迴況乎寵辱
豐頽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來去不
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

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吾生之幾
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
粒於萬鐘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
放志洩洩融融胡爲乎分愛惡於生死繫
憂喜於窮通倔強其骨髓齟齬其心胷合
冰炭以交戰祇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于
何不爲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
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爲
彼何非爲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

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俾
吾爲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
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達
人靜則闇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
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
奈彼何隨耶順耶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
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大和故吾所以
飲大和扣至順而爲無可奈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
物有萬類錮人如鑊事有萬感熱人如火
萬類遞來鑊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
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為灰
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
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
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
思二十五六年来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
日來日皆瞥然胡爲自苦於其間樂天樂

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飢而食渴而
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卧
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
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住哉樂
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 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
化于東都聖善寺塔院越明年二月有
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

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
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
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于茲三四
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
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
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
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
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
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
觀之又觀則辯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
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
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
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
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
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
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
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繡阿彌陀佛贊 并序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
奉爲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

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
福誓報恩慈贊曰

善念一念千念相屬 繡始一縷

萬縷相續 功績成就 相好具足

金身螺髻 玉毫紺目 報罔極恩

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像贊 并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
京兆杜氏奉為府君祥齋敬繡救苦觀音

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紉針
縷綵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
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
贊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
勤十指兮虔一心
嗚呼鑑悲誠而介冥福
實有望於觀
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淥水上
虛白光中
一觀其相

萬緣皆空
弟子居易
誓心歸依
生生劫劫
長爲我師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二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三

哀祭文 凡十四首

哀二良 井序

城北門文 爲濠州刺史作

祭符離六兄文

祭楊夫人文

祭小第文

祭烏江十五兄文

祭浮梁大兄文

祭匡山文

祭廬山文

祭李侍郎文

禱仇王神文

祈臯亭神文

龍文

浙江文

哀二良 井序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

長原實生古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

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
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
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
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
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
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
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
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
務如刀劔發剗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

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
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
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
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
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
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
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
兮鄭羅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

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生此
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生此豺狼我
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
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
而命靡常

城北門文

爲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于外城北門
某聞北鄙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乎
祭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將害于農墊于民

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告
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休
命殿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
飢敢以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
誠感神神若之何不弔尚克陰沴不作時
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鄘之神
門之靈於戲北鄘北門之神明聽斯言罔
俾雨水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
謹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
愚不及情情所鍾者唯居易與兄豈不以
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
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
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黔歎之間欣然一
覲相顧笑語相勉行役中路遽別情甚感
激孰知此別爲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路
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

容弔容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
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
敬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
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
羶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
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
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奉養之中畫爲墓
田濰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別終
天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

鑑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熒熒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
日己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
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
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惠保身
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洎承訓師氏作嬪良
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
玷發爲淑聞著爲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

式噫福仁何昧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
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人必有涯
人誰不沒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
情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竟
未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
敬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
此况一嬰沉痾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娣姒
視疾歸櫬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
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少未知乃使哀情

倍鐘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
雲愁無色姊妹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聲
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私
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
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
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
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

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
黃墟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
如以刀火刺灼心肝况爾之生生也不天
苗而不秀九歲夭焉昔權殯爾淮南古原
今改葬爾渭北新阡祔先塋之北次就卑
位於東偏冀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
嗚呼自爾捨我歸于下泉日來月往二十
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
再罹凶艱灰心垢面泣血漣漣松楸之下

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
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
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
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
爾骨在棺吾親奠酌於爾牀前苟神理之
有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

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
非天夫人人中絕命則存求斯疾顏回不
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
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
兄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
子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時
門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
里信宿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幸矧終天
之求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

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傳
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
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
友子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傲怡怡弟兄
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
及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
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衍從容何朝不
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
于躬謂至行之有咎必景福以來從嗚呼

位始及一命祿未遇數鐘年及不得四十
而歿於道途之中鬱壯而不展結幽憤於
無窮況舊業東洛先塋北三千里外身歿
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角喪悠悠孤旒未辨
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
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第姪
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
奠而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
尚饗

祭淳梁大兄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居
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
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
修身施於爲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幹
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冀資福履保受
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
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
交遊行路尚爲興歎骨肉親愛豈可勝哀

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窀穸
有期下邳南原永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
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
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
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
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煢然一身漂棄在此
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
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之年手足
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

今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
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申伏冀茲靈俯鑒
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
十一日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
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靈恭惟神
正直聰明扶匡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

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
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叅禪養素而開
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
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聽之歆此薄奠非
敢徼福所期薦誠尚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
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
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

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
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
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
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
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
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
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葺構旣成
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
不敢攘福但使疠厲不作魑魅不逢猛獸

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必則神道之
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答尚饗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景申朔十日
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
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
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

羶溫溫郁郁凡嚮善者如螳慕肉時重爵
位公負楨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尚書六
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
言內庭密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
盛公旣陳許兩掖中臺差肩接武青幢赤
第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鏘振
振和鳴似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
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皓五十加
八亦不爲夫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

忽不失和平啓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
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兼
之豈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怏怏惻
惻其在他人爲門戶惜主爲骨肉惜親爲
吾儕惜良友爲朝廷惜賢臣况稔也不才
居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貞元歲
俱初筮仕並命同官蘭臺今史以公明達
以我頑鄙度長潔能信非倫擬一言吻合
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清問登近

遽羅讒毀江澧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
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乾
波瀾四起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不因紛阻孰辯君子以膠投漆
如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去年
次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
松茂栢權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瘴癘
次叙艱難三心六眼同一潛然積與居易
旋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劇私室多故

公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
急務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
春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酒喫言約
則然心期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棄我
何處捨我何之豈反真歸莫然而無所爲
將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悅如聞兮倏
如覩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胡
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迴日月忽
乎有時指岐下以歸祔備大葬之威儀禮

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畿旌竿舉兮
輻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
鑒于茲爵盈不飲豆乾不食如之何勿思
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
直已而已而哀哉尚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
日己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
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

餘杭縣今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
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
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
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
念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化不
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
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
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
辜焉若一昔之後神其有知即能輝靈申

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明若
人告不聞默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
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尚饗

祈臯亭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
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杭州
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
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
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

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
靈雖應期雨未霑足是用撰日牋事改請
于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祗資善於釋氏
聰明正直潔靖茲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
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
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
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以報如此則
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眇
蠶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顛望而不

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
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饗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
甲申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
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寮吏薦香火拜
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
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
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

依神無靈將恐歎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
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
一雨滂沱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
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三月己酉朔四日
壬子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
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酌少牢之
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國之紀

安波則爲利幹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
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無知也如
有憑焉侵淫郊鄣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
天無辜居易怙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
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
俾水反歸壑谷遷爲陵土不騫崩人無蕩
析敢以醴幣羊豕沈奠于江惟神裁之無
黍杞典尚饗

開

ca

秦師與尚書

館

林城以額帶

壽

其于五拜轉應之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三

壬不露旅人無

本鄉與師向

風

其於延齡陳自

天無幸亦長

本

實善與陳劍書

育感焉對密

化

其與合人望

同之今風

本

其趨西大無

安知限歲

開

其與善姑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四

碑碣 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故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

序

唐故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

序

傳法堂碑

唐故景雲寺律大德石塔碑銘并序

唐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有序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
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陽
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史明高祖也太
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絳州昌明令珍王大
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
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
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

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無
疾即世于長安修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
五日歸祔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
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訥朴恪慤碩
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
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
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
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
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

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
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釗作行狀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
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
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
孝養太君太君老疾常曰媿子勸吾食吾
輒飽勸吾藥吾意其疾瘳媿子公小字也
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鬪
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寢及鄉人不詣

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爲校書時以文行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詹府詹府時以貞慙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師懼恐高之擗請爲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爲御史時上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爲吏部郎中調文學科暨利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限繇是吏輩

無緣爲姦訖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
削間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
尹時與大議歲減府稅錢十三萬在禮時
不鞭人不名吏居歲餘人人自化在禮部
時由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公爲人質良
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爲政廣乎易簡
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
而有別稱賢薦能未常倦好議論而無口
過遠邪諛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

客放兒更豐妻孥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

客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
佛書不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
自八九歲時始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
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
皆詣理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府
司直比部員外郎廳記請雙曰坐䟽與梁
蕭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薨之
日不識者惜識者歎交游出涕執友慟夫
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
哉獨加於公無愧焉銘曰古者墓有表表
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
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
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

神道碑銘 并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
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勲賢軒冕歷代不乏

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
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
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
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會王
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鷗即公王父也袁州
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
以閭閻稱迄今爲江南右族諱無擇字無
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
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

能屬文從鄉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
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
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偽制補吏
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
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
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壻者
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
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
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爲江淮安撫

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
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
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
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
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
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條卹
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河水潦害農公請
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
採訪使素不快公之聞直密疏誣奏以附

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

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璿
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
之政事又爲劉妣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
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
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
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
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
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施之
道信信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

何哉長慶二年某年月某日平叔奉祖德
碣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桶杙不作棟梁
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可大輅
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遇我而我不
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其子以濟
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
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

碑銘 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
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
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
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
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
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
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
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戶部

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
易文其碑云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
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
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此
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
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
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
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

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
選授左武衛騎曹叅軍分司東都屬安祿
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滯刑費劫士庶公與
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
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
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
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
焉繇是名節聞于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
詔褒美時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

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
公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汙萊關三年衣
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
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
旣高公陸渾之節又羨公碭山之政欲以
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
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
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
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

世及將去礪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擗管沈
歎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
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
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
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
賢明有法度初公旣歿諸子尚幼夫人勤
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
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
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礪碑表繼父志揚

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
善教誘之德浸浸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
易常辱與戶部游而知其家事治見託譔
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
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
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
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
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离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
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
說法于是堂因名曰焉有問師之名迹曰
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
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
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
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師有之
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

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
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那
傳圓覺達摩傳大弘可可傳鏡智璨
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天鑒能是
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
曰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
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
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
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

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
父父兄弟遙山欽若從祖兄弟鵲林素華
巖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
嵩山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
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
時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
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
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
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

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
會稽作滕家道場八日與山神受八戒於
鄱陽作廻鬱道場十三年盛非人於少林
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
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
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
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
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其化緣云
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

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投藥安可
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
時常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旣曰禪師
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
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
一也如江湖河漢在立名名雖不一水性
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
分別第二問云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
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

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
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
珍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
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
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
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
之後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
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
予嘗醜醜嗅蒼荀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

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而成嗚呼斯
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音
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
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
至師五十有九葉
故名師堂爲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

石塔碑銘
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

如建冲契宗一_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
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
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十
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
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
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
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
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

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
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惠因戒
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
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雖佛
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
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
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
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
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

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
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
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
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中不去父母
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
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從君洪州龍興寺說
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
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
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

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婆婆男女曰我得度者萬五千七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三十七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

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嘿無非佛事夫施
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輒
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
碑有銘曰

佛滅度後

薈蔔香衰

醍醐味醜

誰反是香

誰復是味

景雲大師

景雲之生

一匡苾芻

中興毗尼

景雲之滅

衆將安仰

法將疇依

昔景雲來

道行者隨

踐迹者歸

今景雲去
升堂者思
入室者悲
鑪峯之西
虎谿之南
石塔魏魏
有記事者
以實具辭
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并序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
果律師師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
家具戒於南岳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
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

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縣經
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
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鴈
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
師旣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
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
身于寺道北祔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
臘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
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櫛無畏鼓故登壇進

律鬱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
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憎
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有興果訖東林
一盂齋一榻居衣麻寢管如坐七寶繇是
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
之迨啓手足日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
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在
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道禮
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

勤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
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回
師頷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爲言訖趺坐
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
審元搃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
常辱與予游託爲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
他生舊識一見訢合不知其然及遷化時
予又題一四句詩爲別蓋欲會前心集後
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爲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杜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
戀戀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四

開化圖書
Kashid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fu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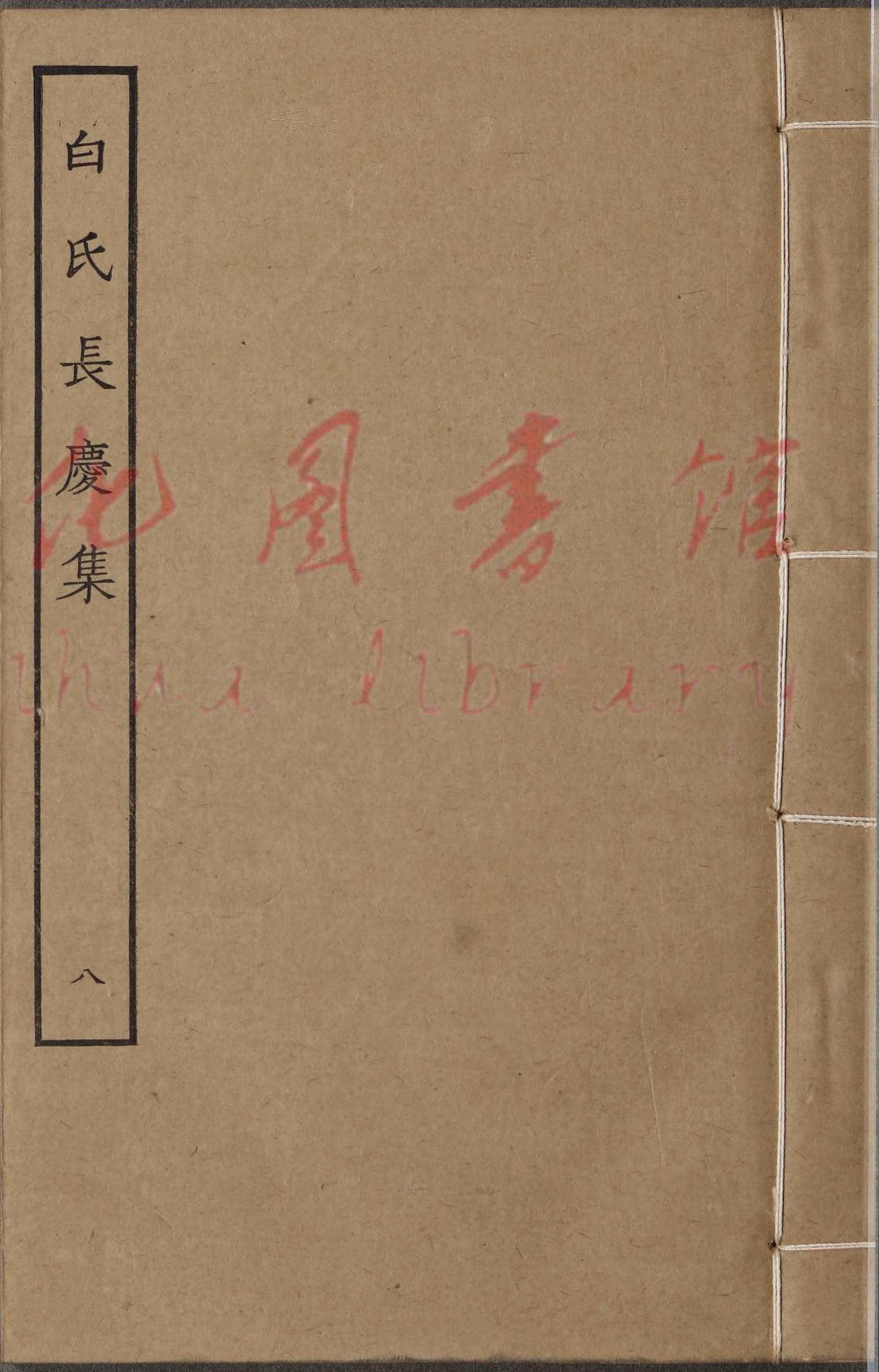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白氏長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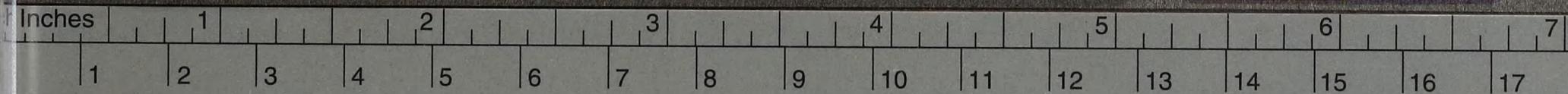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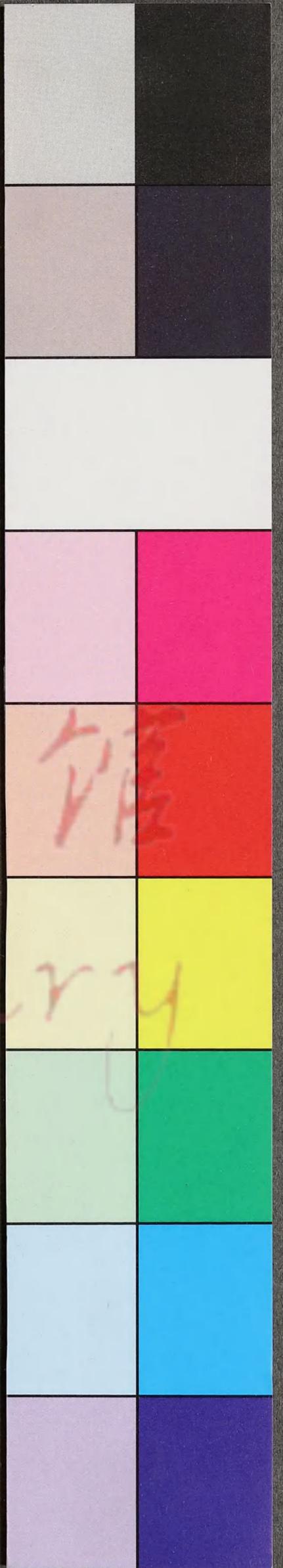
八

開化圖書館
Kaohsiung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kw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